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七冊元
第六

別集

卷二十八
十七葉全

卷二十九
二十二葉全

卷三十
十八葉全

卷三十一
十四葉全

卷三十二
十八葉全



類聚卷之二十八

建安祝

穆

別集

和父編

山莊樂人

昧於知人 知己 不見知

和父編

羣書要語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為政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能唯傳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

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震而稱為隱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列子

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四知我者希則為貴矣老子

詩曰桃枝千歲終一嘗山岩知已馬因回首雖增價桐

古今事實

知人為難

皇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舉直錯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

進達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

聞絃賞音

賈公使將幹說周瑜瑜先意之謂幹曰吾雖不及樊遲聞絃賞

音足知雅曲也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及導

薨充參錄尚書事

王珣與謝玄為相溫掾溫昇謂之曰謝掾

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並本傳

王衍嘗造山濤二嵯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水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德操為水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聳壑

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交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 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
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狂害忠良竟赦之
本傳

知其內險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
家人推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无
類

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
公六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
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二謝之徐度却掃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況之以朝官通判明

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
介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白玉
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其
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
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大抒思命詞
涉筆之際視所携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
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公一笑而已
我掃編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
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陳議集

寇丁相軋

寇來八丁曹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來

公屢以丁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困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此日勿悔也既而一公秉政果傾軋竟死文靖之言范仲淹雜錄

知其素約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太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吾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統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龍川志

知王荆公

韓魏公嘗二套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

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魏公別錄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崇政殿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听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受其弊劉諫叢集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及二十余年无一不如公言行狀神宗將召用介甫訪於大臣爭稱奉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下行偽而堅用之必乱天下記聞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下相馬以車相士以居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家語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卷二十九

知我者鮑叔 以下係知己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交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為鮑叔謀事大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
管仲為之不食不內藥寤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叔士為知己者用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
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韓詩外傳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斃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
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

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
乎對曰可遂解左駟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
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
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
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
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
哭无知已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與為善矣惟夫子知我 左傳十三
惜无知已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其鼻端若蠅翼使
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能斲之
雖然臣實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為質矣吾无與言也

破琴絕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魏二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二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无賞音者說死

伯樂一顧

蘇代為燕說齊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一旦立市人莫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先後者足下有意為伯樂乎髡入言之齊王大悅蘇子戰國策

行見其異

茅容与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其異遂与共言

感知不忘

羊曇為謝安所知安薨後撤柴弥年行不由西州路

幾至不遇

習鑿齒有才指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謝咸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莫知斯已以下係不見知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沂則曰淺則揭

東之高閣

殷浩才冠世度翼邪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東傳

獻玉遭刑

應劭曰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五人五人曰石則其右石則其左武王曰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大和

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宝玉史記

遺絹不受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緘回出開讀以

自惜不遇

吉溫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唐元紀

魏公不見知又見詩話

韓魏公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會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章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申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問以為韓公輕已由是怨之訛聞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丘儒赴太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啟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懇以是非明決語其字如刺頭之富聽其首如清廟之繁觀其刻意勵行也蓋商鞅之法而根秦刑吾驚而為之遊踰年將闕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善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公將受賞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孰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且果知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若乃叙其行

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宝玉史言

遺縮不受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牛秀才發未曰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啓封緘回出開讀吹

自措不遇

吉溫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唐元紀

魏公不見知又見詩話

韓魏公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會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李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問以為韓公輕已由是怨之訛聞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丘儒赴本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啟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懇以是非明決語其字如利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也蓋商鞅之法而損秦刑吾驚而与之遊踰年將闕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善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台公將安賞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孰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曰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其果知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厚惠善善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茫增愧彼又不以
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以情實然自其
不足補吾子所道也齊上好學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
之門三年不得入此曰吾瑟最之能使鬼神上下吾最瑟合軒
轅氏之律且吾為之曰王好學而子鼓瑟二雖王如王不好何
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幸進士於此也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得無與操瑟立齊門首
比於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目怨不知君子必不為不
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諒遂
及言惟吾子諒然

与馮宿論文書

前人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後

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云可敬
也其特相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云豈止与老
子爭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
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
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感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

古詩

詠貧士

陶淵明

仲蔚愛窮居蓬舍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奈世无知
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
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投

詩話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
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
謂荆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
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
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
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
年今白髮傷心无路送靈輜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入瓜
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揚善

隱惡附

羣書要語

口昆端傳

相與提衡言相提衡也

札周傳

王潤金声蘭薰桂馥

宗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為

語或執之或推之欲无

人得乎

義十四

借譽左右

鄒陽傳

諸公譽之不吝

實子傳

鳳凰之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

清明

今子之求死所披吾猶將張之况文与行不失其世

守惜夫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韓愈送王倉序

隱惡君子隱惡而揚善中庸及其惡毋攻人之惡語

詩曰名不稱朋友韓青真送吹噓韓薦士詩順物无瑕此

古今事實

曹丘掄揚見書問

辭述多過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
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乱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譁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故
士失伍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邇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無惜齒牙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閻粗有才筆末為時所知孔珪嘗為草
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舌存未
立應共獎成无惜齒牙餘論本傳

吃吃不離口

韓愈答揚子書曰東野吃之說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
已熟况相見不要約已相親

恥言人過以下係隱惡

漢文帝躬修元默將相皆曰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恥
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刑志

掩匿人過

曹真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本傳

不責小文

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大司徒馬宮重
譴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盜衣不言

宋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門生慙而去

能蔽風露

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雨
書惡必封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別錄

古今文集

古詩

贈秦少儀

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

黃魯直

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為許子之過然少儀錄此詩
思大發

汝南詩文林靖馬磨日衣食但聞郡功曹病壯名籍二集命有
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遊眉最白頗聞馮碼行筆皆
万人敵吾早知有觀而未知有觀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瞭乃
能持一鐵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來不能寸
推去忽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律詩

贈項斯

楊敬之

幾度見詩二尺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
人說項斯

雜著

以下係惡惡

不顯臣過

賈誼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簪盤不節坐污穢
亂男女死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
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噤之
也尚迂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若聞譴何則白冠
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罪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
中罪者聞命而自死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
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誠兄子書見叔姪門

求比依此周

羣書要語

為與女羅施于松柏 齊并周之東迂晉鄭為依古
隱六皮之不存毛將焉傳 左傳十四蒙鳩以羽為

巢而編之以髮繫之以韋若風至若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
所繫者然也前子震風凌雨而後知夏屋之為併懷也揚子攀
龍附鳳並乘天衢西昌亭黃帝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
尾則呼千里攀鳴則翔四海四子講德論以肺腑為相注如
肺腑之相對着也田始傳盤汗交流喘息薄疾當此之時休撻
下則脫然而喜矣注楚人樹上大木小如車蓋狀為樾言多陰
也注城狐社鼠晉紀杜臆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韓信外傳
山王傳稷蜂不攻社鼠不熏其所託者然也
詩曰兔絲附蓬麻杜願為雙飛燕泥巢君屋古詩依水類浮
萍寄松如縣蘿謝安仁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蓋
兼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
薛麟詩安得廣厦千万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
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

古之事實

屈託邑子

前日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
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故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為李將軍地

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東厚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將軍地乎詳見勸酒門

我独有二天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
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
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
事若公法也遂率止其罪

古今文集

雜著

凌霄花賦

梅聖俞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帶有葉兮
敷苗朱華燦兮上覆木幹蔽兮不昭嗟兮此木幾歲幾年而至
於台抱夫何此草一日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
艷而仰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汚而自麗芝
蘭不培而自長或幼佩帶或采頌篴或製裳於駭客或登歌於
樂草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无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
柯而後昌吾謂木危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亥不
復萌蘇豈得与百卉並列也耶

古詩

人生莫依倚二事不成君看兔系蔓依倚荆与榛荆榛易蒙

兔絲

元稹

繁百鳥掠乱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
之并醫會生可恥束縛死无名桂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體
渡海食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紫纏紫竟何者荆
榛与飛莖

律詩

題木居士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葉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无
穷求福人

求哀

求援

羣書要語

同恤災危備救凶患古故人之意振人不贈太史
公自序上無許史之屬下无金紫之託朝昌書無

公輔一言一應无左右為容之助中既失船一壺千金鷄冠子

哀勞悼屈韓文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
慈愛然後往而主之也。將有介於其間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
欲其死者。則將大告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韓文朝无一命之
親路无回睥之由。韓文歐陽修哀詞

詩曰愧天矯豎安短翮空飛還誰當假羽毛雲路相追攀韋應
道替墮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僚韋應

古今事類

內祖求哀

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
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其降請以南以
實海濱亦惟命其躬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也惠顧前好
激福於万言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矣於九縣君之惠也
孤之願已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宣十二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盜河侯盜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
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
吾得升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幾不得脫追者後至江
上有一漁父乘船知子胥之急乃渡子胥

佯死求脫

魏齊嘗擊范雎折脅搯齒雎佯死卷以箚置廁中使客醉者更
溺之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必有一厚謝守者乃請棄糞中死
人魏齊醉曰可矣周紀

匿布廣柳見避禍門

藏趙復壁見避禍門

本幡救罪

鮑宣下廷尉上咸幸幡太孝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減死一等

門生求囑

晉王襄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襄屬令襄曰卿孝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出迎之襄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羞

不知救已

王敦率兵刘隗勸帝及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

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己不涕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二由我而死凶冥之中負此良友顛傳

託鬼求援以下係求援

顛將入道呼顛謂三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况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出導猶在門又呼顛二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立印如斗大繫肘况出又上表明導言甚不導不知救已而其向之文救誅顛而導不言後料檢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雖以友才孝過人以其放誕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温為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尤温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擲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温後以為襄城太守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子晉云佐雍食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
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為入懷仁人所
憫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
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
罪甘心瞑目至於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京地游俠之
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鄙
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廣生圖計無理請
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待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不可
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耳顏氏家訓

與李舍人書

韓愈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性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
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

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
致乎水為擯顛之笑者蓋八九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
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
於沙泥吾寧樂之若悅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
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
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塗之難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
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
深曠大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柰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
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繩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

也號而不顧三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
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追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
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其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
艱以陷大厄窮躓墮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
顧而去與顧而深墮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
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閣下
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
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度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
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
舉

律詩

早魚詞上苗相公

姚鶴英華

似龍鱗已足唯是欠登門日裏懸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

穴望水瀉金盆他日能為兩公田報此恩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負好

杜荀鶴

省得蓬蒿修謁初
家知曾不見生疎
侯門數處將書薦
帝里經年借宅居
未必有詩堪諷誦
只憐無援遇吹嘘
而今足得成持取
莫使江湖却釣魚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別集

人事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富貴

羣書要語

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苟利於國家不

之不處也

里仁

邦無道富且貴為恥也

述而

富貴不能淫此之

謂大丈夫

滕文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

焉

公孫丑

志氣脩驕富貴道義重輕正公文中子平原君謂應

侯曰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

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戰國策貧賤常

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朱叔高長民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

富家大吉家入富潤屋大孝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大孝富而無驕易語十四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云君子周
急不繼富語小人富斯驕二斯亂札記富觀其所不為文中子
富觀其所与達觀其所好天室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
鉅万而貧者食糟糠食貧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
同上有無秩祿之俸爵邑之人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
貴者歸也謂物所歸仰汝穎言貴声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
上謂之貴二万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
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
子今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
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莊織仕重累印珥香貂乘未輪勝
敗則綺襦紉袴通籍則玉珥青墀動則兩駟如奔坐則五鼎成
刈姜維張公碑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与嬰子其何異哉嬰兒

有常病貴臣有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
夫論

詩曰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芋左太冲老竟腰金重慵便玉枕
涼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白樂天全篇見
老門何處胡奴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
渠富貴安能潤黃墟山谷富貴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杜君
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
杜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平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且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歎曰吾聞古卿有二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庸耕輟耕之隴上慨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

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子良為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躰范績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績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披簾幌墜茵茵之上或閉籬落墜糞溷之中墜茵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難齊紀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蓋寬饒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憐之妹戲謂安曰大才夫不當如此乎安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李昫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參政事服用漸侈其父億憮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日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心事敗

華封祝富 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舜封人曰富人之所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發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事之有莊天地

有駒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駒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財謂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譏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貴

家累千金史

大富淫人

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滅旃左襄二十八年

彼富善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貧擬王公

齊頃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貧擬下公富於猗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无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馮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膏鹽而隴倍管氏以酒釀而最食人有利反則先召及則室世濁以以胃脯而連延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亦節為力田畜人爭取任氏始獨取貴善富者數世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貴來名

揚子雲作法言富貴賈人齎錢十方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无二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王右軍論稱

美酒建肉

鮑宣上疏曰奈何獨私養外親去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十方數效從富者穀酒養肉舍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東觀漢記郭况累賞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秤量珠玉工字年拾遺

塢中金銀

董卓築鄠塢高与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十万銀八九万奇玩

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魏志

石崇富後

石崇字季倫任俠无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貴舍宅輿馬擬王公扈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綺紈出入翠而絲竹之藝及一卅之選築樹開沼輝極人巧久之公僕与賈咸王愷平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墍以被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愧惜崇命左右悉取珊瑚有高二四尺者六七株愷怏然自失

富氏殖財

晉王戎園田水澆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澆膏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貳錢數云久而夫還不復

婦年戎色不悅其妻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抵戎道其學衣皆
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賣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種以試

欲保富後

劉直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林惟新廉故食豐甘許
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
此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稷契當无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窳

王元宝巨豪常以金銀豐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祀賢堂
以沉香為軒楹以磁硃甃地面以錦絨百為柱礎又以銅線穿
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窳

守錢虜見錢門

多田翁

唐從原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至宗薄之欲以為用者樂

矣平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其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
子昂家人納錢二十万縱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逐
和嶠錢瘞

和嶠錢瘞

蕭宏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
逢為昌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樸組李單 見榮卿門

潛古之力 見李樹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宰相

其文不或動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
所望不過秘書郎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
重尚何殖幸業耶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書中今考二十四官貴壽考良
蔡汝如

貪進不已

錢恩公性演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曰使我
於黃紙盡處著一个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參政知
齊州有不勝寒冷之歎後書其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
任而卒

欲青涼傘見疾病門

官高心懼見慶賀門

既貴而後見檢門

真不忘貧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耳易

季子惟堪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
多佩印衣錦歸去事不敢視婦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
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恩愛志使中人心沒以求富貴又令
下人力各競錐刀利隨分歸令來一取妻孥息

漢日大將軍少為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勳公上春華河隸
驛國中發桃李以風怨蕭條堂上生荆杞深谷變為岸桑田成

海水勢去未消悲時來何足喜言枯榮者若覆瓿未已
律詩

公子行

苦吟

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紫韻半日醉花邊打鴉拋金
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當在於晚景若
少年富貴者其白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先置第
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夕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讀此一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 苦吟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賢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
牌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謂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綉惟談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
蕊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語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
笙歌散盡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
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韜玉京人父為左十牛軍將韜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
莎綠毬不捲銀通噴香枕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盡
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駘駘朝車闕難走狗家出事抱
來皆佩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為田令孜

擢用未幾咸遂王承郎言

善處富貴

桐江詩話云求叔送李留後知郢州詩乃士君子之與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為詩云北州能事諸家聲東土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長新金釵墜簪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灑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呂化真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之為春夢婆雜著以下仍富

貧殖傳

司馬遷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吝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賈使也其在閭巷少年

政則推埋却人作姦握家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其實皆為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偷長袂躡利屣日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更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無異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糧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種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閭閻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高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記

呂伯恭

橫山吳君珉別室之偏榜以供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轉

於立千前聞過語於階者曰其隴繩畦坻粟京稼等聲并掛壁萬
比而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遠宇博姐晴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學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祿而
更秩宦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文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兵居
為予道之予曰夫二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吾相塗得吾過
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出長橋
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壙目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
賴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延瘠困憊呻吟交於大連專一室
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蓋勸族黨揭勞振乏已責紆逋同其
矣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又橡羊席廣狹
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
勸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窻繡角金蓮花柱玉盤龍珠簾九隔
路羅幌不勝風宝帳三十萬為你一朝容

京洛篇

鮑照

濟、京城內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翳長衢朝集金張
館暮宿許史戶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京內史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貌冠蒼水
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声泣
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未不久倏如瓦溝霜摧勢
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庶幾可以長傳語宦遊子且
未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上羅酒樽便作邯鄲唱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

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狎或謂之襤裂襤音樓或謂藍縷方言囊資空也呂枕儒有一

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儒行傷哉貧也生无以為養死无以為禮檀弓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曲禮六極四曰貧洪範終窶且貧北門貧而無怨難十四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荀卿子家有長卿壁立之資腹懷繫桑統糧之餒抱朴子室有垂罄目語畢露

藍縷服虔注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然也楚世家無立錐之地張良傳攻苦食淡叔孫通傳貧之為病豈但交友疎棄必有

家人諂讓顏延之庭誥闕滄隨之養之庾釜之蓄柳文朝營夕

用故无宿給浯溪記微賤吾少也賤語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弗去也里仁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述而貧賤

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有賤丈夫焉孟子

詩曰兒餒呼郎罷妻寒怨蒙砧唐詩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

杜荆扉深蔓草土銼冷踈煙杜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杜夜

字照菝薪垢衣生碧蘚杜今年貧到骨毫氣似元龍黃蚊吐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王用我貧无一錐所向皆四壁後山黃獨无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杜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

故絮

古今事實

簞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於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无財者謂之貧孝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衣若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捉衿肘見

曾子居衛三日不宰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蓋滿天地出注金石莊子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貧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絮條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貧非憊

帶索而歌見知方明

貧哉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且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擊不憚而去

裘弊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七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

之絕去素而歸也。錄後踏負書擔，素形容枯槁，面色黎黑，歸至家，妻不下，維也。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曰：妻不以為我為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為我為子，戰國策。

以席為門見門門

甕窟繩樞

陳涉甕窟繩樞之子，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青犢，單褲。

無甕石儲

楊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甕石之儲，安如也。

土銜無煙

王褒家貧，土銜經日無煙，土銜瓦錫也。蜀人呼金為銜。

衣食不充

郭林宗年二十，行李至城阜，屈伯參精庐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礼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卧牛衣中

王章為諸生，李長安病无被，卧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賣文為活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質錢見鬻書門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為鬼所笑

南史劉伯龍貧窶无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
寵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見韭門

坐席皆穿

管寧家貧常自坐一藜牀積五十年為孝不倦牀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著地處皆足迹

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點雖居清顯祿賜皆盼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
其絮

雪中贈襦

謝朓常見江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耽孝不倦朓乃脫所著
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袁充少時友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戲之曰絺兮綌兮淒其
以風充曰惟絺惟綌服之无斃

羸餒亦甘

柳宗元与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飢不飽菜

孫樵曰飢不飽菜寒无裘衣

蓬實為麩

唐盧僑曰貧者磴蓬實為麩蓄槐葉為齏

賣漿天涼

姜子才少貧賣漿值天涼暑牛賣肉值天熱

質屋无資

韓愈上崔虞部書今所病者在於窮約无質屋賃僕之資无緼

袍粉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木葉自蔽

唐朱桃椎益州人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遺以鹿幘鹿
鞞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自蔽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
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
公索之不得引劔斫之傷腦走投其姑之匿之重傷腦上出血
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求孟洛家貧
甚傭書以自資常至齊源富民桐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
稍給卒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補以李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李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
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无以養曰吾今補子以
奉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李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
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宰乃
曰孫秀才也東軒筆錄

起於微賤以下係微賤

傳說卒於版築

膠鬲卒於魚鹽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為刀筆吏

灌嬰販繒

秦布窮困傭於齊為酒保數歲為人所掠賈為奴於燕

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卜式於蜀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日奮於奴僕

日磔出於降虜

梁燕質春

班超傭書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

賈心君家貧為人所掠盡傳十餘家

郭泰出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為能處此
貧以乎
王高書備貧夜則燒燭
王德潤書

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魏黃
即其父嘗為縣卒及即為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
呼其姓名裴蕭傳

陳晉公恕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參政
凌策侍郎其公會為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之名鴻漸滑稽命
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玉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
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李鮮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
跋奚奴文擬王子淵儻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
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李訥所載纔百余字今
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書宗有文
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
為說其文意亦工

揚子道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
禮薄義薄相去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奔荒遐
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君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輒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前久為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徒藜藿貧無室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為樂不樂徒行負負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哉汝之為

舍汝遠竄崑崙之顛尔復我隨翰飛矣天舍尔登山岩穴隱藏
尔復我隨陟彼高岡尔入海汎彼栢舟尔復我隨藪沈其孰浮
我行尔静尔休豈无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入留
貧曰唯二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及醉昔我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于世
綴其昏惑饗養之羣貧富有得節我先人乃傲乃驕瑤琴瑤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穀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无譽必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笑能暑
少而習焉寂寞不心等壽神山禁跡不願貪類不干人比重蔽
子独露若人皆林揚子独无震言萍旣整色厉自張攝衣而與
降陛下堂遊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与我連行余以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問義則服長与尔居終无厭極貧不去
与我消息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汗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互寒之
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
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无得熱之方冰子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
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向非斯人不如其
已方今百辟君子亦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充腐骨不
簡虫豸至乃空躑者以泓管為椎量璣者以淺刺為鑿鎗拉
者有沉重之奮嘯悶者得清勦之聲給享怯畏於謙讓聞豈
勇敢於饗錚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閱焉
而遠視鼻鬚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言曲宴惟言遷
除消息官尤小大問是誰力冰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窮
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知熱熱自共遮網如欲爭明請服我

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為病也不惟形色羸廢或亦神心沮
廢豈但交友踈棄必有定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
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法然遠
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
輿粮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船與車備載糗粮日吉時良利行四方
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驥躡風與電爭光
子无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
聞聲音若肅若啼若歔嗷嗷毛髮盡豎疎眉縮頸疑有而无

乃不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
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此
我阿也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燔濕蒸我非其鄉百鬼
嗚呼大學四年朝藜藿指惟我保汝人皆以嫌自初及終未始
其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誣於何聽聞云我當去具必六子信讒
有同於子也我思林人安用車船鼻嗅自香頰頰可指單獨一
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謂已不子能言可謂聖智精狀既
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也耶子之儔朋非
二非四在十去五蒲七除二各有主焉私立名宅換手覆羹轉
喉編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惜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心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茲斯不忍善傷其次曰學窮
傲數與各捕其有微高托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
一能恠恠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憐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面觀心研利居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膏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賞我儂竟凡此五鬼為吾五患創我寒我與誰
造訓能使我迷人真能間朝悔其行暮下復然蠅營苟驅去
每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此跟偃仆世堂頭脚生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點十歲人生
一吐其父幾何吾立了名百世不磨八人君子其心不同惟非
於時乃與天通持現瑛坊一羊皮於肥甘慕彼獲糜天下
知子誰過于三雖遭斥逐不忍不踈謂予不信請所壽書工人
於是垂頭喪氣上手林謝燒重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語
溪碣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言廟碑窮王川子以月
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革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知其為錢但在
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詞云幼雅及至瓶無儲粟
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志林

顏蠅巧於要貧

顏蠅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蠅辭去曰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蠅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曾連顏蠅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蠅固巧矣然非我之及於貧不能知蠅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安老帶索然才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飲袂不掩肘藜藿之恒藟豈忘藟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漁采沈麗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逆運由來自古昔何匪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翅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去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守祿內顧無

斗酒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倪仰生榮華嗚嗚復厭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河為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鬢公君不知位重多憂慮比里有寒士甕牖繩為樞出扶桑裂杖入臥蠅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執竿徧五都東京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等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匹婦配匹夫布裙行負春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如有餘卑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問且以回為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盡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實有礙非微
方長安六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太行鏡破不吐光蘭苑不
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邊蓬如
涉葉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寒志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賈
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殫此殫難自強
二餘九祝噎一嗟十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蒼若看
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驚呼白日空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上於為詩而酒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
聲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郊取介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感感之憂其
以卒窮至死漢隱

顏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衲自纏裹論事直如

級謂言由臥臥飢來或乞食行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子與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妝烏鳥窺凍
相望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飢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
話舊昔傷懷抱嗚呼七語兮情終由仰視皇天白日速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罕其卒
章歎老嗟早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與哉

詩話

隨僧飯

羅中吾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信泉寺隨僧飯而
力學未嘗廢二十一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
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特負從諸前事到處松杉

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
唯有泉聲愜素襟監戒錄

飯後鍾見佛寺門

為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穎公有病
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
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
老詩曰曰國貧宰相圖史富書生青箱雜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別集

人事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禍福 樂禍 嫁禍

羣書要語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傳天道福善

禍家者 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孟子 禍者福之所恃福者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 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素十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世

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成

乘傳 福不盈此禍溢于外班固震震乎市木未嘗在罪春滋

乎董茶未嘗擇善劉禹錫天論 福是自求禍也孟子腹竟常病

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王符論網羅未改縱羽翮而何
施抑又夫獸深居而潛山鳥悅而喙仰而四顧懼物之為已害
也猶且不免焉韓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
求多福大明降福穰降福簡執競福祿如茨賸洛夫德福
之基也無德而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
提福相如傳休嘉福西漢禮樂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
也莊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
竭莊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燼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
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瓶子蒼鷹鷲而
受縲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麝釐香以賈害狙代巧而射文
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不願

為材穢節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蠶石有量犀有通以取所
於人皆物之病也坡文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塗
憎於人語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荀子言輕則招憂揚子口語致罪漢書
請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問誰復息旨揮孽
失身陷危機波世路迫窄多穽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福
打**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龜以靈故雉以文
故翳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
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育其牛復生白犢又
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育其後楚攻

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
免又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
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
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
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圍聘于郢二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見齊門

怨府禍棼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
拯疾傳政母為怨府母為禍棼

不札致禍

晉然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
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往造焉康不為之
札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尙所見而去會曰所
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然康豈不可
疑公无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酷會遂定足

貧賤遭亂

裴寂謂劉文静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隋紀

以勇死以言困以下係因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以言困淮南子吳錯以言死巨譚傳

以俊死以辯亡

豐奇以俊死鄧析以辯亡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脩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
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恠其速廉之
知狀忌脩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字
伯宗咸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
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孽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當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以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
收繫獄死

誅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誅謗之言坐棄市東漢

驕慢招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吳
洲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致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指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歸谷二臣以下係感禍

李氏將伐顯更并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救軍无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後軍故臣无所得上於是族陵家通監

借以報讎

楚殺伍奢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

反其讎不可從也 左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二二恐竟禍及已乃私求媿

高毒於改詐令人以傷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府則得

給事官中后乃陰媿公媿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通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居守 漢景紀

樂禍以下係樂禍

王子願身五六夫樂及備舞鄭伯曰王子願歌舞不能樂禍也 左昭二

幸災

秦下之運于晉二人弗與慶都曰昔者無親幸災不仁昔者

樂人之禍

王元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日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捉殺之宏臨

命之日胡种樂人之禍二將及之後漢王允傳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內司徒之生女也始
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穰官多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
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

擇非迫何如子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
游于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礼卜其應也如響
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
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
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
卿相近臣之門無有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形有如
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各
得祿位者通死得全主者比長參游謙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
如六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
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
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

與不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之亦二之路顯二之機如
下既粟馬而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在自致身於刑禍之方
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二子以叔將為汝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
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距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居曲肱盜跖賊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
命而壽死免兵馬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死朽化
無形禹世尚遭戮筆誅其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臭腥顏子
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死也至今在光

猶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重難重輕
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

括囊无咎坤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烝民全身遠害

其餘幾文十七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揚子雲中白鶴非鸚鵡

之網所能羅矣魏都原傳
書序畏首畏尾身
舉口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黃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翁
翠不近人何為亦窮辱臨川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潰申公巫臣曰而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鬼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言無社蕭大夫與可馬

卯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

曰無二物所以無濕使无社泥水中无社言無不故曰无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柰何言无御濕曰日於貧烏九切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展

以教窮茅以表井明日蕭漬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須哭乃應以為信

見幾先去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篋乞食

伍子胥載囊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

蒲伏稽首肉袒鼓篋乞食於吳市范睢傳

布匿廣柳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

布匿濮陽周氏廼髮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

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

楚人將鉗我於市

羸而避寇

漢陳平自楚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

將要下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人心恐解衣羸而佐刺船人

人知其無有廼止

融藏張儉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下州郡捕儉人與融

其家有舊口抵於衰不遇時融年一少之而不告融見其
有害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
儉得脫走遂并收衰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
融也當坐之衰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
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衰焉

避難復壁

後漢趙歧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
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歧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
盡殺歧家屬歧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至自匿姓名賣餅
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歧非常人呼與共載歧懼失色
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
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
於複壁中數年作屯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戚因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祕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謀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
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推
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喜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
后大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既而
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
拜侍御史

異劉輿賦

范陽王廙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廙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輿為越所忌近則活人劉琨傳

范滂過禍

范滂以鈞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捕住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襄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住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答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談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摠角從伯敦謂無似已伯以自隨出則同與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敦去錢鳳謀逆允之悉門其言憲王敦疑已便於卧歔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目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還都二

省以敦鳳謀議白舒與王導俱啓明帝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閭門於舫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囹辟為大司馬掾囹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二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与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滯俄而囹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宦宮女 見婚姻門

見吊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与白居易刘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本傳

闔戶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

本傳

買田自活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父之哭止復彈指父之彈止罵詈父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与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活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宜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 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菟而顧犬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

戰國策

危言自恐

安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者恐不知略云玄靈決辭將安淑兮應重獲乃為禍兮增苦浮兮歛動刀機兮業棘棧一曷可棲兮安忠志身向統罔兮宛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沈淵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可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陰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控其頤游曠迥兮反亡胡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劔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為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琯故相又嘗薦武後為巡內刺史武恣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

道樂為房与杜各一

十一 患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當真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復壁以石墻地墻中置板知防大敵一夕屢徙林銜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及付西部得便宜從事命邦人大雉有告禁卒欲倚濫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庑下幕中明日及召賓僚兵官置酒繼閱无一人預知者命餅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墻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尺擣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勳記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定長股慄必田

無志檻車以下係思康

管仲將兵進宮道射威公中鉤格曾極格管仲而送於齊二以

為相謂威公曰願君无志射鉤臣无志檻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君卒無婁亭立粥溲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業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志創業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樓郭崇韜曰願陛下無志創業之業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受清凉莊宗默然然遣允平起樓

古今文錄

雜著

臣身文粹

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前。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鍾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傷悲。祗殘三日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着卧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以下係防惠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否。回舉國遭怨孟孫惡臧孟死。城血藥石去矣。吾亡無日。知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瑜。敵存禍滅。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于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早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恠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襄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有不自語之義也。曰。

凶以召災極暴以而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挫鈎伸鐵無梁易柱
手格能羆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虛物貪
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
寒浞切也 桀有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此
豕民為 桀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
啓乘龍刑書誦瑶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
祀以祈欲者焉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
易容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權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恠
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
也亂者不在於在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
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立道由崑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園以為脫
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蓋狀其任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
無取所慕者唯觀一面井而覆之以輪持樹而繞之以繩凭於
欵躬踟躕而迎視恍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
是檢身遠害之有若若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
其跡於傳記雖變而難信且夫子云切比於我若此亦其驗也
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公一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水朽
索之馭納謹是慮天子則之鳴休亦據存而懼亡係于苞桑諸
侯則之其詞必昌若舟非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
哉惟清執事如盈士子則之其道不爭在醜無愧屋漏慶
人則之其食孔阜吾者予行吾慎予守切比老彭式介眉壽

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捺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破淫刑禍及朋友士類鐵成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
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
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解紛

要語

解其紛老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 孟子

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太白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誰
坡不忍乘其危 韓

古今事實

解驂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入為上客

解紛無所取

曾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令
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
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曾仲連曾仲連辭不
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曾仲連壽曾仲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
子能解紛而無取也

原君而去

為難解紛

劇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
家返其肉即束縛請火於亡肉家曰昧暮夜大爭肉相殺請火
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上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見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
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帝
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迁為計相全上

撫筆解紛

謝安為王國所讒孝武召桓伊飲燕安侍坐伊撫筆而歌
謝曰為君既下易為臣良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江
下露衫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九帝甚有愧色
全上

執法解怒

崔善才范懷義俱所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
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
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舞雪臣不敢奉詔恐
陷陛下於不道且蓋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
流嶺南

請安謝罪

謝安言在頭城陰蓋善志上疑之以問李必必對曰在愧
謝安言在愧貢獻不絕且貢無工更上五月立成

其無他上令混歸觀
百口保之

杜秉認奏李藩張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
殺之佑素善藩遂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二神色不
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
藩請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即日授秘書郎
通監

除官解怨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
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崇嘗謂宗閔
曰自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崇曰德裕有
交李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若使之知事必喜矣宗閔默然

有問曰更思其次崇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
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唐文宗

古今文集

雜著

上疏為四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一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
日相繼而罷天下之士口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
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
不遠欲廣善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夫動大臣則必須誣以
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舉一惡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
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小人張推指以為朋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為信在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小人主之所惡故須此

力之仲其則彼專自信而不
彌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比肩以盡忠而其新
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
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直得漢文所謂忠臣有不和之
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同之權誠非臣下之得
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重權之迹而但見
其喜避權也 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彼以紙筆使條其事
邪等遲回近及一月方取略條數事仲淹老練辦事必知凡百
難益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
父輩皆有效強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 祖宗故事
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沮合遇事而行更無
惟避臣方惟弼等蒙 陛下如此取意委注督責下等而猶遲
緩自執作事下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 陛下

臣等聰明有知人之聖相得 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
曰能去而使群邪相質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 陛
下惜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別集

人事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施恩 報恩

羣書要語

積而能散曲禮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分人以財

謂之惠滕上愛施者仁之端史記樂分施而恥積

藏荀大路謂恩無德不報抑詩情為恩使命緣義輕朱暉傳

報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曲禮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僖二十四

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惡聲至必反之同上愛人者人常

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同上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

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

意 聖人輕李白傾家共人 則長卿不詳 三葉也 行目

子諒定是訓恩日今朝竟命輕王德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
披美人贈我錦綉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 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張平
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
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不
還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
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見致仕及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經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已為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便置中
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
頭以牛車致米菹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漢記
與米一困 見米門

家溫濟飢

張儉資計差溫初百姓飢荒乃傾竭財產而邑里共之賴其存
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馬氏扶風武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當

元帝益米因勉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敢死以盼既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推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赦竟不受 晉陽秋

投瓜報變 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处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方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死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充杜曰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不用先人之治俞 是以報左百十五

餓人報德

當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 法家請以 遺之使及之而為之葷食焉由實諸藥以与既而為公介也 也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醫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 宣二

盜馬報恩

善其收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余人吏欲法之
公曰君上不以重辜害人吾聞食吾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
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
遂脫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舊二十六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啗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
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搜神記後漢楊寶九
歲見一黃雀為鷂擊所搏墜也下為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表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
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齊諧記

羊羹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備子期怒而走於甚
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擊之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
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餽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
一壺食得二人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灯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接絕其冠
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
已飲不絕纓者不懼君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一年晉去
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台五獲自性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
者也王惡忍不暴而誅常臣肝腦塗地頭血淋漓矣遂平晉
報復有恩

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与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恩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二走幾不得脫道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
舡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
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
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眾人遇我以眾人報之智伯國上遇我二以
國士報之

戰國策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本傳

編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編
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尤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乎

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
後子

五不有報

洪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
繇咸陽吏皆送奉不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
鄼侯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不也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薦食信往不為
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二曰吾必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
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
金

亭長不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

言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二之无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盜妾報恩

爰盎為丞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盎特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吏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歸盎驅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爰盎便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謝之而去

魚報双珠

洪武帝游昆明池見大魚銜鉤取而放之間三日帝復游池濱得明月珠一双帝曰豈魚之報乎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庾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珖為湘東太守凡

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執爰報恩見飲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襖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鈔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感恩負恩

羣書要語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溫桑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襄十二相与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莊子浹肌膚而藏骨髓前礼糸志自頂至踵功婦造化

申彈文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陳子昂只哀於无用之地施

不報之所柳文身伴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出類要

負恩 未乾薦祢之墨已弯射弄之弓歐集
詩句 寸心銘佩宇杜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臨川**負恩** 咫尺

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韋應物

古今事考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洪与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救率
官不過郎中言不昕策不用故背楚歸洪二王授我上將軍印
數方之履解衣二我推食二我言昕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弯射弄弓以下係背恩

逢蒙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閉雜負恩

晉謝秦翰之粟秦魏晉閉之羅左傳十五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野見太后曰而屬父子宗族家漢家力富貴累
世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
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通鑑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李士及德裕敗敏中為相詆之
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只
不然也愚切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
事不容不察夫此一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進此言之則替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
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
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
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薛曰非魏牙
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替本矣乃復賞魏元知其後誅
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下忠於丁董也其肯
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
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
中所以負德俗也亦有跡焉傳曰盜情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
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曰以系與楊虞卿
烟家居易又為李宗閔半僧孺厚若敏中本无英氣雖緣德俗
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流
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

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植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
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
盡私恩然後能盡公議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
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
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一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
重而我輕則不以公弊私若庚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
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
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家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
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无罪也

詩話

是感舊恩

為示當世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
少卿曾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

不恩

報讎快讎

羣書要語

父母之讎不與其戴天只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九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廷必兵而闕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靈公之子而使雖遇之不闕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何曰不為惡之人能則執兵而墮其後禮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人和雖父之讎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傳不傳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也

言 聖恥訓百王除兇報千古唐太宗挺身難難際張自視冠

讎杜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孟

古今事實

復仇世仇

齊襄公享乎周紀侯借之襄公將復讎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仇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城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雖死不

讓子太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
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衛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
之役隱五

不忘父讎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定十四

嘗膽報讎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器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
記越王念欲復然夏則握冰寒則抱冰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
雪夫椒之恥古文

鞭尸報讎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讒太
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
負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
子胥即負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口鞭之三百申包胥
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
僇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別足讎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
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
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
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
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
亂龐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報亡壁辭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執張儀嘗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况國相乎及晉殺子玉也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宣十二被誅人喜

王荆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洪獻

少炷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戶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洪獻紀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酒而尽扶眼剝面披腹甘心騰踏成泥土民皆相賀于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唐武紀

罷官相賀

吐突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以機塞口

見機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甫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唐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執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執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且今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倍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

考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二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无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无羅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无失其旨矣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无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如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足乎吾心云尔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礼者曰君父之讎不与共戴天寢宮枕干不与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讎者可尽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統則亦有万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尽服穷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还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万世而必報其仇者豈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原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

奸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請議不容諾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处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鍾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我所謂民彝者不接問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 國家見事而檜去其徒皆享成功无後患碩以忘讎忍辱爲事理之

當然主議者暴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矣未
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雖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
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
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
歎者一旦進而享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
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
通於天乃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
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
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无所統繫而上之
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
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
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抑安得
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

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
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私之多者又孰
若六軍百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
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
使忌憚而不使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
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去之三綱所
以未能復振已墜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於亦未能
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離中外無事迂愚左見
所謂万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
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謹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
發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槩梗如此以發明元履也
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攻

与則猶足以裨廟謨之万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論豫讓真義士見豪俠門

胡明仲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別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別集

人事部

建安祝

穆

和父編

報怨 不脩舊怨 不忘舊怨

羣書要語

直 西漢地理志直當巾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表記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意謂報怨一

詩句 希怨猶逢怨多容竟并強柳怨向為餘恨波德怨聊相无

古今事實

范曄報賈

魏相魏 自晉擊范曄曄死即卷以賈置廁中范曄得出遂相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死矣魏聞秦自東伐韓魏二
國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散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之曰此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之庸賈須賈長之留與坐
飲食乃取其一二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范雎曰一人翁願為君
惜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曰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
相為須賈拜門下待車也人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責乃由裡膝行因門下人謝
罪范雎曰世罪有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綿袍悉二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大供具及請諸侯使與坐堂上
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豆其前令兩懸徒夾而馬食
之又曰范雎眈眈之然必報本傳

封羹頡

漢高祖怨丘嫂之轅峯封其子為羹頡侯楚元王傳

假公報私

昆錯為御史大夫使車按表盜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
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盜盜於夜見實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曰盜二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吳楚二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
市

斬醉尉

漢李廣為將軍擊匈奴坐亡矢多与故績陰侯屏居藍田南山
中射獵嘗夜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望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君无
何武帝召廣為北平郡分廣請霸陵尉与俱至軍斬之書
謝罪上報曰心除三勝戮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昔廼
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盛德

富貴決意

栾布孝文時為無相至計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賈也於是市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本然

與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一弟賓客數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找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三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便之門乃使人告王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今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後死无一人視獨孔車死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木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夫君前不能令人輕君後不能令人軒与人此一

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願詣行在以陳滅隗賢計

林寬內忌

晉何曾位文華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蔽紉車瑩牛蹄角受曾辟享為椽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軀不以私憾遂應辟曾應承事加享杖罰林寬內忌如此

言輕召怨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莫則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周顛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本

孫秀報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練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出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曠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竟岳父文德幼如大守孫秀為小吏格使岳數收路不以人過之一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尔眼潘曰可謂曰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曰首同所歸乃成其識世說

發摘郡事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言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公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兩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其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称疾去郡以積概致絕

報富吏

蔡沈旺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者在

魏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瑀微時嘗至餘姚瑀為富吏所辱故報之下平伯城

延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旧惡盃酒之解儒者難免外睦而內合也子未許婚冀未忘也 小傳

合謀報怨

杜甫嘗醉登武林燈視曰巖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日欲殺甫集市中武將出劍鈎于燕上左右曰其母救得止合謀報怨

揚炎子車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為元載罪而坐貶及晏執政而晏將為載報仇遂罷晏州刺史炎必

欲傳其罪如使進上恩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
朱泚書語言烈望又效卒擅取官物脅節度使謀你劫焚證成之
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多猜旧怨

李吉甫為相多猜旧怨薛逢與劉瑒相善瑒前誓下連
達逢母悔之後遂作相達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瑒以故
事給名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史又見月年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怨髮恩怨無不報者唐文宗繼

恩怨皆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
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妻子姓名授子季子我
有一吏持箱中有黃書及袍笏之類入置酒開懷曰朱炳考

後少頃取相愛為吾召來一如魚也他日又曰范仲淹秀才欲於
取相鄙薄君子不命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与一官姑至忽有
吏數人挑姑云范姑謀反罪當斬姑大叫曰韓魚言我來受
害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姑來曰相
公生殺在己姑昔日同場屋開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
深也吾上訴于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姑曰得
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青瑣

見幾避怨

李員儀開寶中為翰林李士時制普華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
召員儀詰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言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
回勳臣公忠直亮杜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
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固可保矣既而召
普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

河陽普之罷甚危顛以勳舊脫禍多避遂參知政事依相太平
與國七年普復入朝多遜有薙刑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因史報怨

富鄭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與魏公喪富公亦其州普
且為尉父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入到遂不與交代
後幕幹勸之方肯及曾直在史館脩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昂
是喪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底後人雖修去
喪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曾直也可謂母但魏公年二却使人
去鄭公家上壽恣地便是富不如韓較竟朱子語

不念舊惡以下條不修旧怨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然用希

廉頗交驩見同列和門

竊灌楚瓜見瓜門

不報獄吏

董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
燭不復然乎甲曰然即兩之君无我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城而宗甲內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与治乎丞善遇之

寇賈交驩見同列和門

不恤私怨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
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
入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之時
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調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
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辭恭公時世固不
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石林燕語

不念前辱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與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牒尉李昭言屬之二叔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文懿以筆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其意公不念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禁州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綢至見公地俱公慰籍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諫以言其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其同執政相知為深聞見錄

不忘舊怨 以下不忘舊怨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權制科殿書判官事事呼陳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謂人不得見故東坡客以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為中元節不過府厅罰銅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望黑殿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秦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狀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丘墟壙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於久長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哉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公弼賢之矣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詩話

恨不見知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作詩快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米語錄

陰報善報 惡報 真數

羣書要語
作善降之百仕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係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史記

古今事實
則聽飛中使重榮幸德門孟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斷蛇獲報見蛇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方餘人後世其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国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于其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躬親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大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公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家帶護報

白中令應奉不第詣胡盧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裝滿封在閣中女奴乃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六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室帶今反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胡盧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

義製獲璧 見玉門

銜環報德 見雀門

其後心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背鎡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苦寒蠲舍繕盈月屯田君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弼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聖史一殺降無後以下係惡報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走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詎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本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

陵尉不亦甚哉唐自抵陰譴豈止不修而已耶至陵身良
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塵史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爰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
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儼屋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儼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子
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儼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
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
報如此

當食馬羊 見羊門以下亦真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垂崖遺象住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嗜酒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
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
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前明年時彥補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一方
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雜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
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亦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否幸
不据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遜齋閑覽

朱衣點頭 見板文門

出門應識

鄉人危叙應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
處過危即從之看榜末有名是歲果及第 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壤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壤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壤成壤有數子何償焉 括異志

良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為閔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子一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孫世有公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曾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

顯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終之以死終不食言丙然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則於間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命因是全四海之命又秦郎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微卿之美削土伍之辭其深厚不伐求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為不賢人出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長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杜有後豈用法鮮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乎哉吾聞之中包胥曰人殺者勝天天定其意勝人出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志也松栢生於

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危於牛羊而其終也貴四時開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以矣吾以所
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人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
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
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王
公相 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
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富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
有否而晉公脩德於自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
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
子懿敏公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
不滿其德天將復與王氏也欤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

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器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
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
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肇與吾遊好德而文
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

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

皇郵厥德

庶幾流傳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三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
偏詳也遂予之我御史得門下給事張守之於未之明年於

王拱辰一

且舍廼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亭乃張伊子也子臣諱其詳於
身享送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身之言
紀其實以垂監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宣化元年生
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
姓趙氏亦未知日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出為左軍巡院吏趙
氏因以慶高為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何三年也慶
之司獄常以謹慎自持好察獄囚必親沐公暑月九數每
戒其徒曰人之罪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知重
則罪者何所赴想耶飲食湯藥計具必加精勤常為其徒悔之
曰若區區為此乃欲要福乎慶亦具之願也好者法華經每有
重囚就戮則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也
取其去乃祝之曰若無我願以自贖若也坐罪後遇恩得釋
君自勉其囚徒有訛輒自慶以至誤於書條令美言以喻之也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
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向未殮也忽然而坐
不語覩覩以為更生踰時遍躄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
行一所穢汚所聚不竟身之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
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為而來急去急
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為未有嗣胡為來此言
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
念常事白衣覩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
趙佛子廼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始末因歸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袁氏更生之
明年生子乃亨亨生三日有一道士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
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
平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首者信乎

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之計也
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孝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
慶止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子以亨乃得其實於是知
慶之後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体恩列
乃以亨之年勞巧諸朝廷補授亨以三班借職今亨乃生六子
戒之曰當令讀書无怠乃誠旋顧爾者之餘汗當有所授矣至
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書張佛子傳後

虞策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有張洪
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子因詰洪曰張佛子非
爾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尔考非亨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
藏庫副使終于家所謂六子者尔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
李曰鐔曰鐔曰鐔三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鐔曰銳

並預薦門封然後信官徽王公為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詣
闕明年試立部侍郎辟洪為檢討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裕台
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相傳為盛事信乎夫
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不予為後傳
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禦寇
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亨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論商鞅客舍之報以下係惡報

林少頴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
者未有不反於己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
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
卒以自困非行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
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叩命且而終也夫

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之故掩而不報
單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三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筮徒
鐵其子繼掌虎背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大公兵法至于今用之
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常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
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
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
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
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過也上
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

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
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夭宜貧宜无餘類也小察緩不應則
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
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
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
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欤何也天
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
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欤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
而去就之也官見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郊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
鴆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
素產書籍流布天下无問官一需家皆一

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惟人之便。其有私約非納錢于衆不許。輒以備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而可爲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爲市駟。穰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去貧。瑞芝鄉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鄰。止去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爲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爲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嫉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齏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錢甚豐。每遇休澣。勝去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板之家。惡其貪鄙。不欲去。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藉藉于

道。於是郡聚執香而訴于廣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呪者。餘二百人。未半載。勝果以暴死。二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殞。會无与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虫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于時衆傭工相与鼓樂歌。葬于市。以幸。一貪之死。雖古之燃脐。襪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去。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編躄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廟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階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髮髻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竟。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緹拷捶。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者書。來示二囚。又取

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
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拜押入地獄不以赦原亦不在輪迴
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
在卧榻上而黑犬亦鳴二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市復通融
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樟先生贊曰始吾讀書至教人斲口詛呪特以為怨詈之辭
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為要約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冤不
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
余昔以負故嘗效穆伯長所為亦為鄉貧賈取錢一萬二千余
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
勝之事適与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
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
泉敢於嗜利无耻者其亦知所警哉

冥數有報論係冥數

李德裕

言君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无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
之教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
昔衛卜叶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寢朝歌未
滅而周流丹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
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与天地合德与鬼神合契將來之
數无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
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劉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於女
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
名器者謂禍福出於曾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
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日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
方城長曰居守後

丁丑則知

皆余

者必自鬼謀雖抱至

之恨也余

在之

流皆道世者也初掌記此門有管涔山隱者詣余曰君明年當
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然然變色
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
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
宗繼緒不入禁苑及尸丞御史有闕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
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
代公者受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
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主生引鄴郡道士然升寶
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
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闔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
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
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其某

之事或有或无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余嘗論之仁
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于犯而不校釋門達摩空喻
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无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
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
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尽火滅渣
然則无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乱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
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冥報之事
或有或无理在此也

新編古今事類聚卷之三十一

雜

四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located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